

游泳的往事

武汉7·16渡江活动是一张亮丽的城市名片,一个个运动健儿洋溢着自豪的笑容,分别参加个人抢渡长江挑战赛和群众方队横渡长江活动,看着他们神采奕奕、浩浩荡荡地搏击长江的壮观场景,我也不禁心潮澎湃。虽然不能亲身参与横渡长江的方阵去乘风破浪,但是,我可以站在江边充当健儿们“闲庭信步”的看客,也勾起对儿时学习游泳的美好回忆。

“百湖之市”的武汉,滨江临水,被誉为“江城”,有着得天独厚的天然“泳池”,是市民们消暑纳凉和冬泳的好去处。

小时候,我们湾子周围的水系十分丰富,遍布大大小小的河湖港汊、塘堰沟渠。而水的深浅不一,每逢夏天,造成溺水伤亡的事件偶有发生。但是,好动是儿童少年时期的独有天性,一到夏季高温,酷暑难耐,也是小孩子们喜欢扎堆去野外玩水(野泳)的好时机,父母亲既担心我们玩水不知深浅而出危险,三令五申地禁

止擅自外出野泳,又害怕遇到紧急情况,不能游泳自救且左右为难。

怎么办?父亲答应抽空带我们去学习游泳。到哪里学游泳呢?在湾子的南面有一口当家塘(也称池塘、水塘、塘堰。靠存储天然雨水和抽取小河的水源,满足农业生产灌溉,群众洗衣洗菜,牲畜饮水,调蓄雨水、消防灭火等),面积足有半个足球场大小,水深1—3米。池塘里喂养着鲢鳙鲢鲤等少量鱼类净化水质,塘边分散建有3处红砂条石的埠头,方便乡亲们洗衣洗菜。

有个夏天的傍晚,父亲准备了2条充了气的旧内胎,带着我们弟兄3人到塘边的埠头,这里早已有好多人在游泳、冲凉和洗澡,热闹极了。我们把脱下衣服、凉鞋放在池塘边草皮上,穿着短裤,径直走向埠头,学着用凉水拍拍胸脯,壮壮胆,适应下水前的环境。

我刚刚下到冰凉的水里,整

个人像只秤砣一样直往下沉,顿时心生恐惧,就乖乖地坐在埠头的砂石台阶边,半个身子泡在水中,迟迟不敢离开台阶,看着人家自由自在地游泳的样子,羡慕得不得了。

过了一会,几个会游泳的小伙伴纷纷游拢来,自告奋勇地给我做示范,教我学着“狗刨式”的泳姿,两只手使劲向下划水。我借助旧轮胎的浮力,慢慢地摸着台阶“游”,双脚用力在水里不停扑腾,激起阵阵浪花。我尝试着离岸划几下,再立即折回台阶边。如此往复,胆子变大了些,一不小心离岸远了,一只手没有摸到边,脑袋不听使唤地直往水里钻,喝了几口水,双手拼命乱抓,好似整个人就要过“鬼门关”。大人们见状,不慌不忙用手将我托出水面,送至台阶上,我打了好几个大喷嚏,呛出鼻子里的水,深呼吸几口新鲜空气,才缓过神来。

往后,呛鼻子、灌水成了初学游泳的“家常便饭”,经过自己坚

持练习,逐渐掌握了一些游泳技巧,能够大胆地下水了。

每逢夏天,我一得空闲,就会去附近的塘堰、港渠里游一游,增添几分凉意。曾因懵懵懂懂地突发“冲动”,与三四个小伙伴瞒着家人,跑到离家3公里远的汉江边去,鼓足勇气准备游过汉江。哪知200多米宽的江面,水的流速比较快,加之不识周边的环境,体力又不支,未能游到对岸就迅疾折返。当时,小伙伴中倘若有一人出现什么差错,酿成悲剧,其结果凶多吉少,想起来都心惊胆战。

工作后的近40年里,我几乎没有再下水游泳,自己变得像只“旱鸭子”了。如今退了休,无论春夏秋冬,我都会去江边看看人家畅游的情景,感受现场的氛围,自己却只有量力而行,到附近的游泳馆购买了一张年卡,每天坚持去体验游泳健身的乐趣。

作者:吴永寿(65岁) 汉阳区龙阳街道汉城社区

归岸

20世纪60年代,我出生在径河边。那时候的径河,是围垦后的湖乡,带着未经雕琢的野性与温柔。清晨,水面浮着薄雾,母亲总是起得很早,蹲在岸边洗衣,木棒槌起起落落,敲碎了水里的云影,也敲醒了村庄的晨光。我赤脚踩过湿润的沙土地,看阳光把飞扬的水汽染成金色。那时的我并不知道,这条带着泥土气息的河会流进我的血脉,成为我一生都无法挣脱的牵挂。

后来,我沿着河岸走出了径河。大学毕业后,我的第一站便是径河中学。这一次,我手里握着的不再是柳枝,而是粉笔,教给孩子们的是,是严谨的数学。我在黑板上画下圆与直线,试图用数字去丈量世界,用公式推导人生的答案。可每当微风吹过窗棂,看着孩子们清澈的目光,我总会想起径河的晨雾和母亲洗衣的棒槌声。原来,无论我站在怎样的讲台上,我的根始终扎在径河的泥土里。

十余年后,我又走出了径河。耕耘吴三中、新沟中学、走马

岭中学、东方红中学近20年,再到西北边陲度过三年援疆岁月,后又支教咸丰清坪中学等地。每到一处,我都习惯在脑海里寻找一条河。新沟汉水的波涛、博尔塔拉北天山的万里风雪、咸丰清坪的缥缈山雾……风景再美,却照不见童年的倒影,也听不到熟悉的桨声。那些异乡的河流,是我生命旅途中的风景,却不是我灵魂的归宿。

我也曾离开讲台,在责任督学的岗位上工作了数年。我用尽了半生去求解人生的难题,推导命运的抛物线,直到鬓角染霜才恍然明白:有些河流不在地图上,而在心里;有一种答案,任何公式都算不出,它只属于那个出生时听见水声的人。人生不是一道可以精确计算的数学题,而是一条蜿蜒曲折的河流,最终,我们会回到出发的地方。

岁月如流。当我终于停下脚步,选择落叶归根,再次回到径河

中学,才发现自己从未真正离开过。记忆里装满童年的老屋早已拆迁,如今映入眼帘的是林立的高楼和葱郁的树林。可是,那又有什么关系呢?老屋虽已消失,却化作了记忆的坐标。岸边的老树依旧挺立,像在打捞沉落的往事。我沿着新修的步道慢慢走着,风从水面吹来,带着沙土地熟悉的气息,仿佛母亲的手轻轻抚过脸颊。原来,故乡从来不是一个固定的地点,而是一种无论你走多远,都能让你心安的感觉。

有人问我:为什么一定要回来?我说:因为有些人注定要回到出发的地方。我曾在异乡的河流边徘徊,曾在岁月的长河里漂泊,可最终,我还是回到了径河的身边。我把自己交给了这条河,就像把一滴水交还给大海,把一颗心交还给故乡。今夜,我又站在岸边。我不再试图

揭开径河的面纱,那层薄雾是它为我留的呼吸,那阵涟漪是它对我说的低语。原来,所谓的故乡,不过是当你走遍千山万水之后,依然愿意俯身倾听的一条河。归岸,不是结束,而是开始。是带着半生的阅历,重新拥抱自己的来处。我知道,径河会一直在这里,等我每一次归来。而我,也会一直守着这条河,守着这份属于我的,永恒的归岸。

作者:林连鸿(59岁) 东西湖区径河街道官塘角社区